

《纽约邮报》：中共长期活摘政治敌人器官

【明慧网】《纽约邮报》

(New York Post) 8月9日发表记者 Larry Getlen 题为“中共长期活摘政治敌人器官”的长篇文章。文章说，来自中国的器官有时候被移植到美国人的身体上。这些器官不仅来自于中共宣称的刑事犯，而且来自于良心犯，尤其是来自法轮功修炼者。更加恶劣的是，当局不等他们死亡就活摘他们的器官。

文章提到，恩维尔·土赫提(Enver Tohti)曾是新疆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1995年6月，他被上级要求准备一次历险——去野外做手术。

当这名医生和他的团队早上抵达他们的目的地时，他意识到他们位于“西山死刑刑场，是专门用来处决政治异议人士的地方。”

枪响之后，他开车到被告知的地方，看到“十具，或许二十具尸体躺在山脚。”警察带领他到一具尸



体面前，“一个穿着海军蓝衣服的大约30岁的男人”，警察告诉土赫提这就是他将手术的人。

土赫提感受到“尸体”身上微弱的脉搏，他说，“他没有死。”

“那就手术吧。拿下他的肝脏和肾脏。马上！快！快！”

在土赫提拿下器官并缝合伤口之后，他注意到血管仍然在搏动。他确定这个人仍然活着。

文章说，有关中共活摘器官的报导不是一件新鲜事，因为政府已经承认，死刑犯的器官被用于移植。

但是根据中国问题分析家和人权调查员伊森·葛特曼令人不安的新书《大屠杀》讲述的群体杀害、活摘器官和中国异议问题秘密解决方案，活摘器官的现实更加

可怕。

来自中国的器官有时候被移植到美国人的身体上。这些器官不仅来自于中共宣称的罪犯，而且来自于良心犯，尤其是来自法轮功修炼者，他们从未犯下或被控死罪。

更加恶劣的是，当局不等他们死亡就活摘他们的器官。为了增加移植成功的机率，葛特曼写道，器官常常在囚犯还活着的时候被摘取。

葛特曼估计，迄今为止，超过六万四千名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每天这个数字都在增长。

文章最后提到，现在贩卖器官的情况怎么了呢？

葛特曼新书中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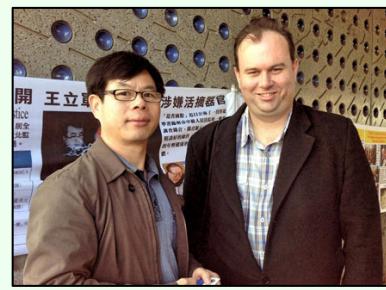
“2014年1月，一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授权的中国器官经纪商奥马尔医疗服务公司(Omar Healthcare Service)，在网上自由地打广告向西方人兜售器官移植旅游。” ◇



▲2014年8月9日是俄罗斯“体育日”。克里米亚奥委会特别推荐法轮功团体参加此次体育节。在活动结束后，主办方给在场的法轮功学员颁发了附有俄联邦体育部部长签名的荣誉证书。



▲加拿大多伦多明慧学校从2014年7月2日起，举办了为期6周的夏令营活动。共有60多名法轮大法弟子参加。孩子们在“真善忍”修炼的环境中，学习中国传统武术，同时有丰富的活动。



▲2014年8月9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最繁华商务中心用图片展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事实。市议员安德鲁·威尔逊特意赶来支持。路过此地的市议员詹姆斯·肖也表示支持。

从蛮女到孝媳

我14岁那年，因为无法忍受母亲的长期辱骂，喝了农药离开家，想死到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可是命运捉弄人，我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一晃，我到了出嫁的年龄，由父母做主把我嫁到相邻的一个村子。更糟糕的是婆婆是个精神病，每天除了唱就是骂。公公从小就是一个孤儿，脾气古怪。这对我来说真是雪上加霜，使我的脾气越来越不好，常常为一件小事和公公打得不可开交。有一次，公公干活回来，家里没人给他及时做饭，他饿了就吃剩饭凉饭，正好我做好了一锅包子，我丈夫要拿包子给他父亲吃，我硬阻止他没让拿，我大声说，要是你敢拿一个，我就把一锅都倒掉！我丈夫眼含泪说，我怕你。

随着我的道德良心的堕落，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后来就得肾盂肾炎，痛得我苦不堪言，还是想一死了之，看看不懂事的孩子又舍不得，就这样我在人世的苦海中挣扎着，从精神到肉体没有两分钟的好过时候。

直到1999年春，我修炼了法轮大法。一个来月的功夫，我身体上的各种病都好了，家里的重活也能干了，而且不觉得累，有使不完的劲儿，



自己的心也越来越善良了。我母亲说，这丫头说变就变，身体结实了，脾气变好了，这法轮功太了不得了！

我和公婆住在一个院，公公上山回来，我就把做好的饭菜端到他屋里，由于我变得善良了，我们家上上下下都和睦了。后来婆婆病重了，临去世前，突然明明白白地拉着我的手说，你的脾气变好了，我放心你，你要照顾好你公公。

婆婆去世一个多月，几个儿子因为养老爹的事打起了架。这时，我主动表示，如果老人家没有意见，让老人到我家来养活。我公公说，我就跟老五了，我丈夫排行第五。这时大哥在一旁说，你算计一下你合适吗？我说，我们都有儿有女的，当我们生儿养女时，我们谁也没有去算过合不合适，父母老了，我们赡养老人还算计合适不？大家谁也不说什么了。我修炼法轮大法前前后后大变样，亲戚说，我母亲也说，我真变了，要不炼法轮功谁也改变不了我。◇

探索人生的台湾学子

【明慧网】钟钰麒大学时就读哲学系，念哲学系的初衷是想了解宇宙与人生的道理，从大一到大三在哲学系中，读了许多东方诸子百家学说和西方古老至近代哲学家的思想著作，但从这些哲学家思想中学得再多，也都是似是而非，好像是又好像不对。

后来在大学三年级时上了一堂道家哲学的课程中，这位哲学老师提到“法轮功”，说是集健身、健康、道德回升于一身的高德大法。

由于这个因缘，他拜读了《转法轮》，没想到以前读哲学系时解不开的迷惑，在《转法轮》中一一地得到了解答。◇



钟钰麒，200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

【明慧网】来自辽宁锦州的代丽国曾亲身经历了1999年“四·二五”万人上访事件。

“听说天津抓人了，有学员说到北京上访，去不去？我说去，衣服都没换，拎包就出门了。”代丽国说，

“当时我就想，从家庭、单位所接触的环境，我们都是做好人的，政府抓人可能是不了解情况，我到北京讲一讲，法轮功对祛病健身有奇效，跟他们讲一讲，把学员放了。”代丽国表示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炼功人有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

代丽国1995年开始学法轮功，炼了20多天，折磨她十多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腰椎盘突出等几种病痛全部消失了。



1999年4月25日上访现场

“到现场后，老年人都很整齐地坐后面，我那时还年轻，40多岁，就站在前面静静地炼功，也没喊口号，非常安静。那时警察还过来和我们聊天，给我们照相，有车子来回走，到中午了，有学员就陆续到超市买水和面包，吃完我们把纸屑等垃圾收拾到塑料袋里。”

上访获得当年的总理朱镕基的正面回应，事情得到妥善解决，代丽国当晚就赶回锦州。

没想到，3个月后，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全国媒体铺天盖地编造和散布各种谎言，如同文革再现。代丽国的整个生活开始颠倒，警察骚扰不断。她于当年10月份再次到北京上访，遭到警察残暴对待，其后被直接送到辽宁马三家劳教所，遭受了世人难以想象的酷刑折磨。◇

亲历
『四·二五』

沈阳张雷再遭国保警察“非法批捕”

(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三十岁的沈阳法轮功学员张雷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在家遭绑架，沈阳大东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编造罪证，构陷张雷，但“案子”五月二十九日被大东区检察院以证据不足退回。大东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继续非法关押张雷，并再次构陷他，张雷又一次被所谓“批捕”。

大东区国保大队诬陷张雷说法是：张雷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利用“工具”要发信息，可是张雷在四月二十四日被沈阳国保警察绑架了。从这看到：法轮功学员遭受绑架、冤狱等都是被中共的公检法陷害的。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晚上将近九点，家住沈阳小河沿附近张雷刚刚到家，被敲门的五、六个沈阳国保不法警察绑架。当时张雷的母亲包艳听到警察问张雷：“你妈在家不？”因为她亲身经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不想再遭绑架折磨，为躲避迫害，从四楼跳下，造成右脚踝骨粉碎性骨折、腰部摔坏。

当时沈阳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据中华派出所办案警察说，当天在该派出所就抓了十多人，他们把这次绑架称为“420”大案，由沈阳市国保大队操控。

张雷被绑架后非法关在沈阳第一看守所(造化看守所)，后来被大东区公安分局非法批捕。五月二十九日，大东区检察院以证据不足，把图谋迫害他的所谓“案子”退回到沈阳大东区公安分局。

五月三十日，张雷从沈阳第一看守所放出来，却被沈阳大东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劫持到大东公安分局监视居住，随后又一次对张雷非法批捕。

张雷以前迷恋电脑游戏十多年，愁白了母亲的头发，就是戒不了。特别是他被沈阳药科大学录取后，因为那是他父亲替他填报的，张雷自己不喜欢这个专业，此后他更加迷恋



▲左起：沈阳市公安局局长许文友、原国保支队队长马占良、大东公安分局局长朴强



▲左起：大东区政法委书记杨大巍、大东区法院院长朱晓光、大东区检察长田桂娟

于游戏，不分昼夜。张父母想尽办法也无济于事，特别是张雷的父亲去世以后，母亲真是为儿子玩游戏的事操碎了心，怎么劝说都不行，说不玩了过后又玩起来了。母亲包艳知道大法能改变人一切不良的习气，经常给他讲法轮功教人做人的道理，渐渐张雷开始修炼，变得知道体贴母亲的辛劳了，并努力学习专业知识。

在被绑架不久前，张雷刚刚被农科院录用，有了可心的工作，亲属都为他高兴。张雷的亲属呼吁沈阳警察释放张雷，让他回家照顾母亲。他母亲包艳那天被摔成危重病人，不能坐着、更不能站着，昼夜需要人护理。

◆大连市法轮功学员曲淑梅被非法判刑六年、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沈阳监狱城内)至今五个月余，一直不准存钱、存物、打电话，也不准家人见。

曲淑梅的丈夫朱长斌也是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二年被非法判刑十二年，十几年来，曲淑梅不能见上丈夫一面，在丈夫出狱前半年，曲淑梅又遭绑架，这其中的痛苦是普通人无法承受的。

◆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关玉秋7月17日中午在家中被皇姑区舍利塔派出所绑架的。当时她丈夫(未修炼法轮功)集体旅游去了，往家里打电话没有人接。关玉秋的丈夫

沈阳简讯



立即返回沈阳家中，发现家中大法师父的法像、大法书籍、电脑、打印机，还有一箱光碟、打印纸等被恶警抄走。

舍利塔派出所一再表示：绑架关玉秋与他们没有关系，是皇姑区国保大队干的，他们只是配合。

◆沈阳市铁西区兴工派出所

李姓警察，以欺骗手段叫法轮功学员去派出所后，强迫法轮功学员验血，三个恶警把法轮功学员堵在屋子里，拽着手指扎针采血，还强迫按手印，填什么表。这些警察的行为它佐证了：中国大陆活体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还在继续。

◆2014年8月5日，沈阳市大东区长安派出所警察到法轮功学员吴树鸣的公司绑架吴树鸣。随后又非法抄家，收走电脑、大法书籍、资料、光盘等。同时又把不修炼的妻子和女儿也抓到了派出所。

吴树鸣的姐姐吴树艳于2013年5月被迫害致死，姐夫马江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沈阳看守所。

2500年前释迦牟尼涅槃，弟子们在火化他的遗体时从灰烬中得到了一块头顶骨、两块肩胛骨、四颗牙齿、一节中指指骨舍利和84000颗珠状真身舍利子。这些颗珠状舍利子晶亮透明、五光十色、坚硬如钢。

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统一印度后，为弘扬佛法，将佛的舍利分成八万四千份，分送世界各国建塔供奉，中国有十九处。

近年来中国各地陆续发现了释迦牟尼佛舍利：

陕西扶风法门寺的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1987年发现）；北京灵光寺招仙塔的释迦牟尼佛牙舍利（1900年发现）；北京房山云居寺雷音洞的释迦牟尼佛舍利（1981年发现）；镇江甘露寺铁塔的释迦牟尼佛舍利（1960年发现）；杭州雷峰塔的释迦牟尼佛髻发舍利（2001年发现）；辽宁朝阳北塔的释迦

【明慧网】位于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心的景点码头，每天都有从中国大陆来的游客，为了能让大陆同胞明白法轮功真相，走出中共谎言的蒙蔽，几位老年法轮功学员每天都在这里等待这些可贵的中国人。

几天前，一位来自山西太原市一家医院的医生在景点与法轮功学员相遇，学员告诉这位医生“三退”保平安（退出中共党、团、队，简称三退）的消息。他冷漠地说，不太感兴趣，别说了。他还反问：你们是法轮功吧？你们法轮功都烧起来了（指天安门自焚伪案）。

看到他受了中共谎言的蒙蔽，法轮功学员们耐心地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栽赃陷害法轮功而自编自演的骗局，是欺骗老百姓的。

法轮功学员告诉他说：你是医生应该明白，烧伤病人都需要隔离，避免与外界接触，皮肤应该裸露，而中央电视台女记者直接采访被烧伤的小女孩刘思影，烧

大千世界话“舍利”



釋迦牟尼佛七彩腦舍利
Shakyamuni Buddha Seven Colour Head Shrine

牟尼佛血舍利（1988年发现）；山东汶上宝相寺释迦牟尼佛牙舍利（1994年发现）。

除了释迦牟尼佛舍利外，近年来得道高僧圆寂出现舍利的现象也屡有出现。

对于舍利子的成分，现今的科学仪器很难测出来。找遍人类科学所有书籍也找不到真正答案。有人说这是结石，有人说这是常年食素的结果，都站不住脚。事实上舍利子只在佛教徒中见到，患结石的病人成千万计，火化时从未见过舍利子。而且有的大德高僧出现舍利子的数

量非常惊人（数十到上万都有）。试问，有那么多“结石”的人，怎么能活呢？况且得道高僧圆寂前身体都是非常健康的。世界上普通素食者也相当多，从未见死后火化时有舍利子的现象，另外同一寺庙修行的和尚同吃同住，也只有修行高深的僧人火化时才有舍利子。所以舍利子与食素没有必然的联系。

佛教中还有肉身不腐的神奇现象。比如广东大昭寺慧能和尚坐像，既未注射防腐剂，又非真空密闭。广东气候炎热，环境潮湿，至今已历1300余年，不腐变，不枯槁，依然神态安详，栩栩如生。

大千世界，现代科学的认识还非常有限。要了解这个世界，首先要敞开心扉，抱着孩子般的纯真和善意去面对自己尚不了解的事物，而不是先准备好一筐筐有色眼镜与敌意。◇

一位大陆医生的醒悟

伤的皮肤用纱布裹得严严实实的，而且气管切开还能唱歌，这些都是违背基本医学常识的。这位医生听了恍然大悟，不断地说：是呀。

据明慧网资料显示：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上，天安门自焚案被当场揭穿。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发言人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该事件（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法轮功学员接着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取暴利，这是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邪恶。连尸体都不放过，在大连有两家工厂把尸体加工成塑化标本，卖到全世界做展览，灭绝人性。

这位医生听后如梦方醒，原来如此呀。他说：“过去匹配一个肾要等四、五年，现在说匹配就匹配，我都感觉奇怪。”随后这位医生同意退出曾经入过的中共组织——少先队。他由衷地说：“以前听到的都是共产党的宣传，我们都受蒙蔽了。” ◇



“天安门自焚”事件中“重度烧伤”的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插管后，在病房接受记者（该记者不穿隔离服，不戴口罩）采访，还能唱歌。



被火烧过的王进东，面部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直到王进东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